

陵阳是我老家，位处九华山东麓，是青阳县最南端的一个镇。倘若把青阳县地图比作一个躺着的人，横亘于头顶的就是那条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的长江南岸，陵阳，刚好是青阳县的脚，一双直抵皖南山区腹地的脚。

陵阳山区植被好，水系丰沛，滋养着村庄、田畴和生灵万物。陵阳河是境内唯一的一条大河，因屈子南渡，风流煊赫了两千多年。

陵阳人喜欢把家安在小河、小溪边上。爱干净的人都知道，没有清澈的流水是洗不出出色的衣服的。夏天，孩子们一心扑到河里、溪里打水仗，捞鱼虾。村子大了，人们也会嫌去河里不够方便，便开沟筑渠，凿通每一条巷道，将水引入村中，这就是明渠了。村中有了明渠，洗菜淘米更加方便。每家门前的明渠旁有个石铺，淘洗，也就是出门弯腰的事。

一些山边庄屋，也就是住着三两户人家的小村子，也要找个低洼处掘一口井，筑一口池塘。池塘里种些莲藕菱角，风吹稻花香。只是那清香中有时也会伴有一丝鱼儿的腥味，是主人家心里秘而不宣的暗喜，那是新年佳肴的储备。塘边少不得



本版配图 / 虚谷

有柳树，丝丝缕缕的柳枝立在塘埂上，像面坊里晾晒的挂面。起风了，柳枝起起落落。有时，塘边也会是一两株乌桕。秋天，霜打过的叶子黄灿灿、红艳艳的，有清透的蓝天作底，这温暖的色彩恰会使微凉的空气变得异样的清朗。

陵阳人除了所有山里人的纯朴、厚道，还十分的谦逊。那些满嘴跑火车的人常为人不齿，那是海盖。海是不会有盖的，那得需要多大的盖？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，是说那些吹牛皮的人。陵阳人爱把自己说成

乡下人。有客问：“仙乡何处？”他们自会谦恭回答：“山旮旯里的”，抑或“山壳笼的”。山旮旯也好，山壳笼也罢，那可不是单纯表明自己的现实生活环境，更是表达自己没什么见识。这种不枝不蔓，低到尘埃里的说话方式也算是积习难改了，一辈一辈传下来的。这也是我几十年来凡事都不敢说一句满话，生怕能力不济让人笑话，唯有做事时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历史上陵阳作为县治所历时八百三十余年，怎么着也算一方山水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又是交通枢纽，少不了也会得些过人的智慧与见识。也许正是这种智慧与见识，给予陵阳人以“低头做人，抬头做事”的勇气与底气。

我的袍衣之地在陵阳街正对面的山旮旯里，一个叫吴家垄的地方。村子一个挨一个分散在山的褶皱里。鸡鸣声、犬吠声、牛哞声，呼孩子，骂丈夫，劈柴，敲棒子，各种各样的声响搅成一钵浆糊，把村子与村子紧密地联系成一个整体。田畈中间有一条清亮的小河，远远地自东冲岭悬泻而下，滋润着一河两岸。

吴家垄很小。不过在青阳县地图上还是能找到它的。吴家垄像一个咽喉锁住吴家冈，成为一河两岸七八个村子上陵阳街的必经之路，算是“要冲”了。既然是要冲，自然就有要冲的热闹，人来客往，口渴了讨水的，问路的，走累了歇脚的，都少不了坐下来歇一歇。

里茅山是河里的大村子，当地人也称茅山里，一族曹姓夹几户外来杂姓。山里人厚道，大家一样和气，跟一族人无异。里茅山人丁兴旺时，人家与人家之间都是青石条铺出来的通道，屋檐连着屋檐。那些青石条在经年累月的脚步踩踏下，变得水光溜滑，是夏天孩子们最喜欢亮脚丫的地方。周边山岭上也有不少的石砌、石碓、石屋基，口耳相传，说是隋时先民的遗迹。现在村里年轻人大多在外谋生，或搬到不远的镇上安家，剩下的多为老人和孩子，人口的稀落与村庄的凋敝已成不争的事实。村中尚存一些明清时的马头墙、石板巷和隐约的明渠暗沟，完好的徽式建筑也有三两座，大多是风烛残年的残垣断壁。尽管如此，昔日村子的恢弘与徽韵建筑的气派依然可见。

近年，我的袍衣之地至里茅山河里一带搞文化旅游开发，这对故乡来说是一件好事，是故乡再度兴盛的一个契机。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每天都在发生变化，很多的东西行将被稀释、替代，乃至完全消失，包括那些曾经的村庄与村庄文化，也连同寄寓村庄之上的各种生动有趣的地名，它们都是我念兹在兹的故乡指代。

我总是在努力，期冀于我的文字能留住那些古老的文化记忆，与更多的人分享它的过去与美丽。在我心里，陵阳，就是一个神秘而又神奇的地方，为之着迷。

## 小食谭记

刘小兵

### 采菌

晨雾还未散尽，父亲已扛着锄头站在院门口。他的裤脚沾着新鲜的泥点，肩上搭着条磨出毛边的白毛巾。父亲弯腰检查我的胶鞋带时，我闻到他身上混合着柴火味和松脂的气息，像座移动的小山。

母亲提着竹篮从厨房出来，篮里放着搪瓷缸和油纸包。三人踩着露水往山里去，父亲走在最前面，锄头柄敲击石块的声响惊起几只斑鸠。母亲蹲下系鞋带，晨光把她的影子投在父亲宽厚的背上，像两片依偎的树叶。山道旁的野菊沾着露珠，在秋风里轻轻摇晃。

山间的雾像被轻轻搅动的牛奶，将松林染成朦胧的灰蓝色。父亲蹲下身，粗糙的大手拨开腐叶层，露出几朵白伞般的蘑菇。他教我辨认菌子：伞面有鳞片的可吃，柄上带环的有毒。他的指甲缝里嵌着泥土，掌心的老茧像树皮般粗糙，却能在菌丛间灵巧穿梭。我跟着学样，却总把毒菇当宝贝，急得他直拍我手背：“傻小子，这红顶的碰不得！”说着从自己篮里拨出几朵灰褐色的平菇塞进我篮中，菌伞还带着湿润的凉意。有次我发现一朵罕见的鸡油菌，兴奋得直晃竹篮，菌粉簌簌落进父亲的衣领。

正午时分，父亲从腰间掏出旧军用水壶，壶嘴结着盐霜，倒出野菊花茶。母亲变戏法似的从篮底摸出油纸包，三层油纸里裹着烤红薯。掰开，金黄的薯瓤冒着热气，父亲把最大的一块塞给我，自己啃着焦黑的皮。茶水流过父亲干裂的嘴角，他眯眼望着树梢说：“我小时候读书的学费，都是你爷爷采菌子挣来的。”吃完午餐，我们一家继续往前赶，腐殖质林地像吸饱水的海绵，每走一步都让胶鞋陷得更深。父亲走在前面，锄头柄拨开横生的荆棘，后背很快洒出汗渍。母亲突然拽住我衣角——她脚下是片看似结实的苔藓，实则覆盖着松软的腐土，我的靴子刚踩上去就陷了半截，腐叶下的泥水立刻漫过鞋帮。父亲折回时，裤管已沾满泥浆，他蹲下身让我踩着他的肩膀爬出来。正午的太阳毒辣起来，我们钻进密林寻找阴凉，却撞见成群的马蜂。父亲用外套裹住我的头，自己裸露的手臂被蜇出红肿，却还笑着安慰，正好试试爷爷教的解毒方子。母亲翻遍竹篮找出野薄荷，嚼碎了敷在父亲的伤口上。

来到一处陡峭的岩壁，父亲用藤条绑住腰身，让我站在安全地带，自己却悬在半空采岩缝里的松茸。碎石簌簌落下，母亲紧张地攥着藤条，指节发白。当父亲终于攀回来时，他手掌被藤条勒出紫痕，却把松茸高高举起：这朵能换你三天的口粮。夕阳把三个沾满泥点的



影子投在峭壁上，像三幅拓印下来的剪影。

暮色渐浓，溪水已泛起碎金的波光。父亲蹲在青石板上洗菌子，粗粝的指节在鹅卵石间翻动，水面浮起细小的菌粉，像撒了层金箔。母亲蹲在下游搓洗围裙，水花溅湿了她的裤脚。

回程的山路上，父亲坚持要背最重的竹篓。路过山神庙，他突然停下，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布包——里面是白天采的几朵红菇，他恭恭敬敬放在神龛前，合掌拜了拜。香炉里插着半截残香，青烟袅袅中，父亲的脸忽明忽暗，像被岁月曝光的旧照片。母亲往我手里塞颗野山楂。酸涩的滋味在舌尖蔓延时，听见父亲说，你爷爷从前最爱这口。山路蜿蜒，三人的脚步声惊醒了沉睡的露珠，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月光像一层薄纱，轻轻覆盖在山路上。父亲走在最前面，他的身影在月光下显得高大，锄头柄轻轻敲击着地面，发出有节奏的声响。母亲走在中间，提着竹篮，偶尔弯腰采一朵路边的野菌。我踩着他们的影子，感觉像是走在一条温暖的河流里。山风拂过，带着松脂和野花的香气。月光把三人的影子投在落叶上，像三株依偎的蘑菇。突然觉得，这样的时光，就像山间的晨露，短暂却珍贵。

月光把三个沾满泥点的影子叠在老屋门槛上，父亲卸下竹篓时，松茸的清香混着汗味在屋里漫开。父亲小心地把采来的松茸铺在竹席上，菌伞上的露珠在月光下闪闪发亮，母亲用干布轻轻擦拭着菌子，动作温柔得仿佛在抚摸熟睡的婴儿。